

心灵的阳光

——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权雅宁 著



权雅宁 著

心灵的阳光

——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阳光/权雅宁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
(社科博士文库)
ISBN 978-7-5004-6034-3

I. 心... II. 权... III. 论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825. 6; I 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2792 号

策 划 路卫军
责任编辑 路卫军
特约编辑 骆 珊
责任校对 胡 泊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封面设计 王檬檬 杨凤鸣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印 数 0001—5000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权雅宁女士力邀我为她的大著写序,对我来说,既荣幸之至,又感惶恐万分。因为,这毕竟是一部评析当代作家作品的专著,对我这样一个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的人来说,实在不堪重托。但好在她和《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作者冯玉雷均算我的学生,即使说错,他们也不会见怪,况且我也有藉此奖勉他们的责任,更有回报他们知遇之情的义务。于是,只好以惕厉之心,试而为之吧。

权雅宁在陕西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曾给她上过古代小说研究的课程。在我的课堂讨论中,她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积累,使我眼前一亮;她的聪颖好学和领悟能力,尤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们的接触便多了起来。她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性别视野下的唐代女诗人研究》(这是在别的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她曾经询问我,对唐代女诗人是否可使用“知识分子”概念?我当时颇为吃惊,因为我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研究视角,无论准确与否,这至少表明,在她的研究中贯穿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和价值关怀。后来,她将唐代女诗人依据德里达的理论和中國史官文化命名为“书写者”,并将其置于唐代审美文化中,从性别视野切入,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离开陕西师大不久,权雅宁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她一篇论文:《周礼与中国“和”文化》,对周礼中的性别文化、政治文化等作了详尽的梳理与归纳,让我惊讶不已。我没有想到她在唐代女诗人研究之外还能对周礼有所涉猎,而且引经据典,多有发明,文笔老到,

逻辑清晰,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年轻的女学者之手。我再次看到了这位青年学者的资质和潜力。

今年春节,权雅宁又发来了她的这部当代文学评论文稿,我粗略浏览一遍,就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才气与秀气,语言优美,又不乏理性,二者结合得如此完美,在我多年来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尚不多见。细细读下来,又深感她对文学的敏锐和博学。这种敏锐大概得自于女性的细腻和诗性的感悟(女性或等于诗性),她自己又能写很好的诗歌、散文,驾驭文字的功夫极强,故写得得心应手,气畅神旺。她的博学则来自于遍览群书的阅读旨趣,这是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疆界、寻求支援意识的知识积累,故造就了她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全新的知识结构。在这部专著中,她既深入文本,直窥底蕴,倡言立议,颇中肯綮;又广徵博引,辨章学术,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和文学理想,并以此来评价作品。因而毫无时下一般评论的匠气,也打破了一般评论的套式。

我非常赞赏权雅宁对文学作品价值评判坐标的设定。她将土地、西部作为评价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关键词,挖掘土地和西部的文化价值,将神圣与诗意认定为文学重要的精神维度。这使她的评论与当下跟着市场之风、呼应眼球经济的炒作式评论,截然不同。她有勇气为一部刚出版的小说写作一部评论专著,这是许多人不肯也不愿贸然付出的巨大劳动。这样的研究既需要远见卓识,又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还需要面对作品以后可能出现的命运。谁都知道,对一部作品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容易,但要专门去谈这部作品的方方面面,则往往会捉襟见肘,倍感困窘。而且又是去谈一部刚出版的作品,没有前人的研究资料做基础,只能自辟领域,独创新见,这在拼凑成风的当代学术界,是颇富挑战性而又极显其能力的考验。

冯玉雷的这部小说选择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六千大地”为展现空间,以独特的艺术手法为我们还原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年

代。这和我曾经看过的小说的确不太一样，也深感评论这部作品的难度。权雅宁女士似乎是一个能够举重若轻的人，她首先凭着自己的文学天赋和敏锐感觉，从自己的理论储备中组合了一个词语——现代小说神话，以“现代小说神话”为这部小说作总体定位，毋宁是对其本质特点的高度概括。然后再分别从文学与神话、虚构/历史与文学、文学与形式、文学与灵魂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小说的创造性成就，涉及到小说主题、故事、人物、结构、语言等各个方面，又将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推演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中来。评论中不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某些判断令我耳目一新。如她对中国小说缺少“轻”之追求的论述，对当代文学背景的判断，对中国文学史的评价，对文学中虚构与历史元素的剖析，对文体无疆界的探讨，对诗画融入小说的审美效果的阐释，对文学语言的分析等等，均持论精辟，辄能洞垣一方。尤其当她将小说构成中的一切文学元素都置于“神圣与诗意”的分析架构中时，该部小说的深刻意蕴便豁然呈露，颇具高屋建瓴之势，水到渠成之韵。这不仅是对小说内涵的破解，也是对小说主旨的提升。我总感到，在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中，贯穿着某种对“现代性”的反思，所谓对“神圣与诗意”的追求，不正是对现代性所营造的“散文世界”（黑格尔语）的省察与矫正吗？

在阅读这部评论专著时，我不断被权雅宁文字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诗意和深情所打动。她对文学的热爱、对生命的理解、对神圣的敬畏、对信仰的追求、对理想的执著，都融化在文字中。她写道：“将爱变成发现美的翅膀，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突围而出。返回到一个更为朴素的理念：是否热爱人类，是否热爱土地——包括脚下的土地，也包括远方的土地。只有创世的英雄才可能具备这种力量，所以冯玉雷选择了神话叙事，这同时也是抒情与诗意的恢复。”多么朴素的语言，多么准确的判断，又是多么真挚的情感！章学诚云：“学术功力，必兼性情。”观权雅宁之文，此言不虚。她将冯

玉雷的创作认定为知识分子写作,其实她自己进行的不也正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吗?他们都是心灵有阳光的知识分子。

现在想来,权雅宁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与她开阔的学术视野不无关系。她曾经感叹过,有时候被别人问:“你是研究什么的?”她往往无语。当代学术研究对学科的细分,使她产生这样的感叹非常正常。当文化研究轰轰烈烈地席卷全球时,许多有远见的学者都看到了“文化”一词积极弥合学科界限的重大功能。我注意到,权雅宁的学术简介中提及自己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协会会员,不知是否有意为之。看来她是希望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打开权雅宁的学术履历表,可以看到她涉猎过女性学、伦理学、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是啊,她究竟是研究什么的?专业的细分实际上在当代已经产生了画地为牢、坐井观天、抱残守缺的弊端。以致于许多学者为了一些“伪学问”而穷尽终生。

毋庸讳言,知识结构单调、学术视野狭隘,又造成了文艺学的困境。当代文艺学研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忽视鲜活的、不断发展的文学创作实践,而将文学理论先在地当作自足体进行机械的研究。这正是章学诚所指责的“离器以言道”。记得南帆在《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批评不再介入文学的“现在进行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并且承担责任了。权雅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她对当代文学创作实践非常关注,对评论界不太关注的多部优秀文本撰文分析,吁请注意,并激烈地指出:批评的“无语”和“失语”只能与无知相连。而且她还在文学理论课堂上进行“导读式”教学改革试验,希望文学理论真正与它的研究对象——文学紧密结合起来,不要成为自说自话的孤家寡人。

权雅宁请我写序,冯玉雷也热情邀请。两位学生的盛情和他们对学问与创作的执著和勤奋,令我感动。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固守书斋、不趋时尚的青年不多。更难得的是,他们都有足够的

创造勇气。不论是权雅宁的评论,还是冯玉雷的创作,都颇具特色,与我内心里对学术的追求确有相通之处,因此就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既是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他们的殷切希望。权雅宁以第一的成绩即将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我有信心期待她和她的同道者为社会奉献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

是为序。

冯文楼

2007年5月18日于陕西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1)
导论:土地、西部与当代文学	(1)
第一章 文学与神话	(19)
一、文学与神话	(19)
二、现代小说神话:《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的神话	(26)
三、《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诗意品质	(35)
四、《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神性追求	(44)
第二章 虚构、历史与文学	(52)
一、虚构、历史与文学	(52)
二、《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的历史	(60)
三、《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的虚构	(68)
四、《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虚幻感	(74)
第三章 文学与形式	(83)
一、《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画特质	(83)
二、作为文化意象的小说人物	(91)
三、贯串情感的事件碎片	(101)
四、《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语言	(109)
第四章 文学与灵魂	(116)
一、文学与反映现实	(116)
二、文学与表现心灵	(122)

三、《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哲学探求	(128)
四、《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是自由的灵魂	(133)
第五章 阳光、土地及发酵	(138)
第六章 文学与创造	(164)
一、创造:文学的最高梦想	(164)
二、结语	(166)
相关评论	
敦煌:巨大的文化意象	雷 达(170)
冯玉雷:写作的我,就像一头“湖上牦牛”	雷 媛(176)
诗意创造的奇异文本	权雅宁(182)
面向家园的守护与召唤	赵录旺(193)
充满神性的敦煌文本	赵 旭(205)
“人类性”及其文学表现	李清霞(213)
博大:源于对存在的敬畏	李清霞(226)
地缘文化的中心书写	王 倩(234)
六千大地上的心灵之塔	白晓霞(246)
在神话与现实之间重建理想生态	姜 宁(254)
朝圣之旅:拉卜楞寺寻访记(代后记)	权雅宁(270)

导论：土地、西部与当代文学

冯玉雷先生给他的洋洋大著起了一个奇特的名字：《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因为其名闻世界的壁画艺术早就成为人们熟知的名字，而且随着今天旅游业的发展，丝绸之路的旅游项目总会将敦煌作为一个重要的景点隆重推出。而“六千大地”是何用意呢？这个颇具佛教色彩的概念在作家心目中是这样的：

“六千大地”指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古代西域及中亚，这是一个大文化带。习惯上，中国把这些地区统称为西部，我觉得西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有很强的相对性，以中国中原为坐标。对印度来说，它是北部，对中亚来说，它又是东部，所以，我对这个文化带命名为“六千大地”，试图摆脱某种束缚。佛教文化中有“大千世界”的名词，“大千”究竟多大？无边无际。而我要面对的这片大地从地理上来说，虽然博大，但是也有限，所以，我在三、六、九中取六；而时空和其地产生的文化又像河流一样流向各处，于是，称为“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至于前面加上“敦煌”，那是因为，敦煌独特的文化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诗意的灵动和悲情的凝重，我喜欢敦煌文化——实际上，敦煌文化是楼兰文化、龟兹文化、于阗文化、回鹘文化等已经消失的西域文化的延伸，如果再扩展，就是以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及昆仑山等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到南亚次大陆、西亚、中亚、古代地理概念的西域和河西走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圈，而敦煌是其主要中心之一。

显然,冯玉雷写的是西部。

提到西部,我们会想到大漠戈壁的浩瀚,飞沙走石的险怪,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凉,还有饥饿与贫穷,封闭和落后,苦难和不幸。虽然有影视作品中西域风情的浪漫为亮色,但贫穷和荒寒还是对西部文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

以什么样的姿态书写?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有的作家面临的素材、题材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人类的生活世界,作家与作家的不同和高下区别正是以什么样的姿态书写生活世界,从而使生活世界呈现为精神世界。对西部作家而言,是渲染自己的野蛮,夸饰自己的落后,暴露自己的粗俗,以“奇异”,哪怕是丑陋的奇异换取猎奇的阅读呢?还是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博大的反省精神,诗意的创造激情,高度的伦理自觉,在西部的累累伤痕上看到它内心无告的忧伤与希望?还有穷且弥坚的自信和自持?

西部在冯玉雷的心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西部有茫茫戈壁,有粗砺的沙石,有干渴的、龟裂的大地上那顽强生长的沙棘花,还有那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枯的胡杨,还有满地的宝藏,和为了寻宝而纷纷涌入的各色人等。那神奇的灵光塔、象牙佛,和孕育着生命的糜子,与糜子一样伟大而充满生命魔力、魅力四射的美丽女性楼兰、香音,还有西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跋涉着的骆驼客的血泪和青春……显然,冯玉雷的西部写作是厚重的,丰富的,又是神圣的,诗意的。这是他超出其他西部作家的地方。

评论家李建军评论甘肃的青年作家时指出,他们虽然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写作姿态。“但是,对现实生活有的时候过多地显示了作家自己的鞭挞的激情和泄愤的快意,而缺乏刻画人物所需要的平衡尺度和客观态度,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应有的宽容和同情,没有用自己的心灵之灯为幽暗的生活场景提供必要的光明和温暖,没有为作品开掘出一个内容

丰富、深刻的意义世界。”如果“没有升华生活意义和格调的激情，没有赋予‘原生态’的事象以丰沛诗意的能力，任何人也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没有用自己的心灵之火照亮并温暖别人的热诚，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创造出让普通读者心怀感激的不朽之作。”

【李建军：《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以西部文学为例》，《小说评论》2005年5期】在李建军看来，不光是甘肃青年作家，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疾病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缺乏对伟大的向往，缺乏对崇高的敬畏，缺乏对神圣的虔诚；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缺乏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缺乏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缺乏令人感动的善，缺乏令人欣悦的美；缺乏为谁写的明白，缺乏为何写的清醒，缺乏如何写的自觉。总之，一句话，几乎构成伟大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品质，我们都缺乏。”【李建军：《小说病相观察之十五：当代小说最缺什么》，《小说评论》2004年3期】

我很赞成他的判断。换一种说法，伟大的文学至少应该具备如下要素：对伟大的向往，对崇高的敬畏，对神圣的虔诚；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知道为谁写、为何写、如何写等等要素。

当我们用这些要素衡量《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时，会惊喜地发现，这部洋洋洒洒70余万言的长篇小说具备了上述相当多的文学要素。这正是我用洋洋洒洒二十万言评论这部作品的初衷。

优秀的作品期待着读者的认可，热爱文学的读者更渴望着淘宝一样觅得的好作品。

我们不妨也借鉴当代文化界非常流行的梳理“关键词”的学术方法，在导论部分通过对与这部作品密切相关的两个关键词——土地、西部的梳理，大致确立下文评论的价值评判参照系。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涉及的地理区域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青藏高原的南缘是喜马拉雅山,北缘是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西部是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高原东南部经横断山脉与缅甸和云南高原比邻,东部与四川盆地之间,以喀巴雪山,大雪山,夹金山,邛崃山及岷山南麓和东麓为界。青藏高原东部及东北部则与秦岭山脉西段和黄土高原衔接。青藏高原东西长2700公里,南北宽1400公里,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在行政区方面,青藏高原包括西藏和青海全部,云南西北部的庆藏族自治州,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以及新疆南部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的一部分。

地质学家发现,青藏高原是黄河、长江、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塔里木河、和田河、克里雅河、车尔臣河,河西走廊诸河的发源地。若把中国生态系统比作一张大网,青藏高原是这张大网的纲。

那么,青藏高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地理学家指出,只要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健康无恙,全国就有可能风调雨顺。这正是“六千大地”的核心地带。

优秀的文学和作家永远属于时代。如今,“六千大地”成为中国对望工业文明的最后一块堡垒孤独而顽强地存在着。它大到足以独立存在,厚重到足以自矜自傲,古朴到足以唤起所有人对于神圣、对于诗意的渴望。

“六千大地”的物质形态是土地,这也是我们评论这部作品的第一个文化维度。

“土地”是许多作家顶礼膜拜的意象。以敦煌为中心的六千大

地或者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大地，是一片充满了神性与诗意的大地。这也是一片被长久地遗忘了的文明的源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的发源地。

神性、诗意、悲怆，是冯玉雷对这片土地的领悟和梦想。文学是一种不羁的想象，是一种白日梦。每个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着事实抑或历史、地域本身。艾青深情地咏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像艾青对土地的深情一样，冯玉雷也执著地热爱着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他以浓郁的悲悯情怀感受着他生活的土地，用深沉博大的爱表达着他对这片饱经沧桑的、苦难的大地的深刻理解。这片土地上孕育、生长的故事、悲欢离合，这片土地上的流沙、绿洲、村庄、废弃的城垣，都烙进了作家记忆的深处，成为作家无法背弃的宿命。不论他身处何地，家乡都横亘在他的心头，只需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可以将他完完全全地召唤回到家乡。冯玉雷在城市生活的年头已超过了在农村家乡的年头，可他乡音未改。他说：“我并没有拒绝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可是，家乡话随时卧在嘴边，不经意间就冒出来了。连睡梦中都是这样。”

我愿意将作家的这番剖白理解为他“对‘根’的无意识坚守”。在中国，大多数作家的“根”都在乡村。就像有人戏谑的一样：中国的城里人，往上推三代，都是农村人。这的确是有道理的。乡村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使作家对乡村、土地保持着刻骨的记忆与美好的怀念。任何在现实中遭遇到的冲突、刺激、不满，都会成为作家怀念乡村、歌颂土地、批判城市（工业）文明的强烈的表达冲动和写作诉求。作家赵园曾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认为盘

恒于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村不能不存在一种隐秘的愧疚：“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化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有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似乎城里人就意味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味着灯红酒绿、锦衣玉食、纸醉金迷、花前月下。而城里人凭什么如此享受生活？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经验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城里人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实际的事情，买空卖空、转手几次就得到花花绿绿的大堆钞票，然后用这些钱去过一种享乐的、甚至腐朽的生活。所以乡村甚至成为一种自傲的资本。贾平凹将他的一本书大张旗鼓地题名为《我是农民》，张炜则《融入野地》，陈忠实也将白鹿原上的乡村生活与巴尔扎克的名言互证：“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显然，这部获得我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认为中华民族的秘史就是乡村的秘史。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农耕文化与工业化的城市文化有天生的互斥性。农耕文化传承了原始文化的许多特色，对神秘力量和原始图腾仍有强烈的崇拜和信仰。而城市文化严格说来，是伴随商品经济出现的，它依托现代（化）国家而出现，相信崇尚的是科学、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捧使得有学者认为当代人的宗教就是“拜物教”。对物质利益的迷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被物化、利益化，人们没有理由不去怀念农耕文化中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风土民情了。人们似乎觉得，人心不古啊！只有在那桃花源一般的梦中的故乡，我们才能找到“根”，才能为在现代社会中漂泊的、疲累的、孤独的灵魂找到家。大地、故乡、母亲、糜子、麦子、根——这些意象自然地浮上作家的脑际。

当代诗人海子非常喜欢“麦子”这一意象，他的诗中多次出现

麦子。麦子是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生命。所以海子愿意把麦子、麦地当作最伟大的意象来歌颂：

全世界的兄弟们
要在麦地里拥抱
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
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
看到家乡的卵石滚荡了河滩
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
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

诗人骆一禾直接歌颂泥土，愿意化为泥土实现生命的价值：

倾听着蚱蜢在秋天里燃烧
倾听着灰尘低垂的碾盘
以及发光的太阳
我归为泥土
大地碾压着我的手指

正如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土气息泥滋味”是乡土文学的魅力所在。【周作人《谈龙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冯玉雷也将西部的重要粮种作物——糜子，多次纳入他用以赞颂、膜拜、热爱家乡的对象中来：

糜子在羊皮胎声中成熟。
先人吃糜面，还酿造酒。